墨子閒詁

瑞安孫詒讓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畢云兼好之字作兼从久者行皃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顧云三焉字皆下屬案王顧讀是也焉訓乃說詳親士篇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必知疾之所自起句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當讀爲嘗同嘗叚借字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楊注云當或爲嘗孟子萬

章篇是時孔子當阮說苑至公篇引當作嘗阮是其證嘗試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語
意與此同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
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故意林引作欲下同弟自愛不愛兄故
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不下舊衍自字今依道藏本刪上下文凡言不
愛者不下皆無自字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
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
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
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
其室不愛其異室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
皆無其字是其證意林引無其字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
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俞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

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益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愛其家詒讓案以下文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利其家詒讓案以下文校之亦當有其字今據增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句首愛字舊本脫今依盧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舊本脫猶有以下十四字王據下文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十一字今案當於父下更補兄與君三字蓋墨子此文以無不孝該無不忠不弟猶下文以無不慈該無不患不和也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王因下云不孝故但補父而不及兄與君則與下無不慈之

兼子弟臣言者不相對矣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
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王云舊本脫故不慈有四字畢
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亾有不孝不慈亾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
亾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猶有盜賊乎故視
人之室若其室故字疑衍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
賊亾有畢云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
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
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
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
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
相惡則亂舊本脫交字王據下二篇補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

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說文厶部云屰而奪取曰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俞云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即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以不相愛生邪俞云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不

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復沓矣

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敘官鄭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宰鄭衆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以下文校之此下疑挩衆必劫寡四字富必侮貧貴必

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禍篡之士之下王移置於此是也今從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

此又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挩去以相愛生也是以六字王據上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

君子

曰

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舊本君子曰作子墨子曰此因與下文子墨子言曰相涉而誤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今據改案王校是也畢本作子墨子言曰尤誤道藏本無言字

然

句

乃若兼則善矣

王引之云乃若轉語詞也

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

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當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案于故雖難通然非衍文也竊疑于即迂之借字文王世子云說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是其證故者事也迂故言迂違難行之事尙同中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迂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

俞云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案害字似

不必增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牂羊之裘詩小雅苕之華云牂羊墳首毛傳云牂羊牝羊也畢云爾雅云羊牝牂韋以帶劍畢云舊作錢据太平御覽改詒讓案公孟篇正作劍漢書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以韋帶劍顏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練帛之冠練帛詳辭過篇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詒讓案練帛蓋即大帛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繒後漢書馬皇后傳李注云大練大帛也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踐下捝於字王據上句補畢云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王云練帛之冠下

當有大布之衣且苴之履八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傳指且苴之履而言今本脫且苴之履四字則踐字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

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

王云爲上脫能字下文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脫爲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皆其證

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

畢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詒讓案晏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韓非子二柄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書注疑涉彼二書而誤

故靈王之臣

故字畢本脫今據道藏本補

皆以一飯爲節

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詒讓案戰國策楚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後能立式而後能起吳師道校注引此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與御覽同

脇息然後帶

畢云脇舊作脅據太平御覽改案戰國策校注引亦不誤

扶牆然後起

兩然字戰國策校注引並作而

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畢云黧非古字當爲黎呂

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色舊本作危王引之云危與黧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爲色人瘦則面色黧黑義見上文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是其故何也

何舊本譌是蘇云當作何今據正

君說之故臣能之也

能下王校補爲

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

馴讀爲訓詳脩身篇

和合之

此三字無義疑當作私令人屬下讀

焚舟失火

舟非藏寶之所御覽宮室部引墨子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爲內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篇云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劉子新論閎武篇同韓非子內儲說上篇亦云焚宮室並與此事同內舟形近而譌非攻中篇徒大舟舟譌作內與此可互證下篇亦同黃紹箕云御覽引作焚其室竊疑本當作焚舟室越絕外傳記越地傳云舟室者句踐船宮也蓋即教舟師之地故下篇云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言或赴火或蹈水死者甚眾也後人不喻舟室之義則誤刪舟字校本書者又刪室字遂致歧互矣案黃說亦通

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

畢本鼓改鼔云鼔擊之字从攴鐘鼓之字从支案周禮小師鄭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典

凡鍾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說文攴部鼓別有鼓而字而音義殊異畢從宋毛晃說強爲分別非也進之畢云舊此下有曰字衍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碎疑萃之借字萃亦行列之謂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蓋凡卒徒聚集部隊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陵躐其曹伍爭先赴火也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畢云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王引之云乃若發語詞也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士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

太山越河濟也淮南子俶眞訓高注云挈舉也孟子梁惠王篇云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
日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語意相類畢云此濟字當爲泲卽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流水也从齊者
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
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畢高注云畢疾也劫於義無取
疑當爲劼之誤廣韻十八黠云劼用力也或當爲勁下篇及非樂上篇並有股肱畢強之文勁與強義亦
同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
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
下西爲西河漁竇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僞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
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畢云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卽龍門詒讓案漁疑卽渭之爲以
泄渠孫皇之水畢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章所舉江河淮漢嘑池孟諸五湖皆周禮職方
氏九州川浸澤藪之名此渠孫皇亦必雍州大川澤之一以職方攷之疑當作蒲弦澤卽雍州澤藪之弦

藉也鄭注云弦蒲在汧鄭眾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
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蒲弦字並从水旁因而致
說弦正字作弜亦類孫字澤作皇者澤从罩聲古書
罣或堤作皋史記天官書澤字作澤封庳書澤山集
解引徐巖云澤一作皋左襄十七年傳澤門釋文云
澤或作皋皆其譌也顏元孫干祿字書云阜俗作睾
通作皋漢孔能碑又作皋與皇字並絶相似故傳寫
謂互矣蒙漢志弦卽汧水人渭渭復人河故西河渭
蒨可泚此澤之水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
弦蒲亦可剅稱蒲弦參互審校似無疑
義弦蒲藪在今狹西寵州西四十里
北爲防原孤
說文官部云防隄也周禮稻人云以防止水原亦水
名無攻畢云孤疑即雁門孤水也詒讓案說文水部
云孤水起爲門倭人戍夫山東北人海
即啼池之原此輿其原下又詳其委也
注后之邸
畢讀
注屬上句非此與下注五湖之處文例正同后之即
疑即職方氏并州澤藪之昭余祁也禹雅釋地十藪
燕有昭餘祁釋文引孫炎本祁作底祁底氐並音近
相通昭作后者疑省昭爲召又誤作后之余音亦相
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郎九澤在北是爲昭
余郝并州藪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
嘷池之
職方氏并州其川虖地鄭注云虖池出鹵城案漢
賓書地理志亦作虖池禮記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

爲呼聲之誤也嘑呼字同戰國策秦韓中山策並作呼池畢云即虖沱河出今山西繁時縣古無池字即沱異文故此亦以祂爲沱也顧云實即瀆字周禮大宗伯注四竇釋文本亦作瀆

洒爲底柱

洒與下文灑同當讀所空反底當作底禹貢東至于底柱爲孔傳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洒即謂分流也畢云說文云灑汎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

鑿爲龍門

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

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

畢云貉非攻中作貊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廣即少廣莫即貊也案畢說非也貊貉之俗說文豸部云貉北方豸種也職方氏有九貊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考工記鄭注云胡今匈奴

東方漏之陸

以上下文例校之東方方當作爲與西爲北爲南爲文正同漏之陸疑當作漏大陸淮南子本經訓說禹治水云鴻水漏九州乾言大陸之水漏而乾也畢讀漏之陸防句云陸防疑即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案畢說不誤而讀則非

防孟諸之澤

禹貢豫州導荷澤被孟豬

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漢書溝洫志作盟諸職方氏云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爾雅釋地云宋有孟諸此與爾雅字同漢書地理志云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畢云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豬臺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

灑爲九澮

畢云此从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爲水名案九从即九河也詒讓案灑釃字通漢書溝洫志云禹迤釃二渠以引其河注孟康云釃分也分其流迆其怒也史記河渠書釃作廝索隱云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爲灑此與史漢舊本字正同漢書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顏注云灑分也所宜反淮南子要略云禹別河而道九岐

以楗東土之水

畢云說文云楗門限則此蓋言限也玉篇渠偃切詒讓案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括者千入百國

以利冀州之民

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土爲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楊士勛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逸周書嘗麥篇云在大國有殷是滅厥邑無類於冀州憂予春秋問上篇云桓公撫存冀州淮南子墜形訓云正中冀州曰中土高注云冀大也四州之主故曰中土又覽冥訓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云冀州中土也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玉海地理門引作東流注之五湖范成大吳郡志同淮南子要略云禹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鄭注云五湖在吳南國語越語韋注云五湖今太湖此云注五湖蓋專據江漢言之水經沔水酈注云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又引虞翻說太湖云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案昔唐人釋文湖名多差異要不出太湖之枝別今不具論畢云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瀨此湖也

以利荊楚干越干畢本作干云四字舊作楚荊越與据文選注改王云畢改非也文選江賦注本作荊楚干越之民干古寒反今本墨子作楚荊越與南夷之民也誤倒荊楚二字又脫干字耳若與南夷之與則不誤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謂荊楚干越以南之夷故曰荊楚干越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省文耳畢誤以楚荊越與連讀故劃去與字耳干越郤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干越爲干越亦非又云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荀子勸

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為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即是越而以於為發聲與干越不同劉台拱云干與哀九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之邗同案王劉說是也干邗之借字說文邑部云邗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邗本屬吳管子內業篇云昔者吳干戰據管子說則吳干本二國後干為吳所滅遂通稱吳為干故此云干越矣與南
夷之民畢云江淮汝在荆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
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下篇引作泰誓蘇云此與泰誓略同疑有脫誤詒讓案今僞古文即采此書僞孔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義互詳下篇
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
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畢云說文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與嗇通
天屑臨文王慈以上疑並出古泰誓今僞古文止采下篇故無之後漢書馬廖傳李注云屑顧也畢云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
是以老而無子者有
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焭或

併惸皆假音王引之云無兄弟不得謂之鰥踝寬惸三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連與獨文義不倫連疑當作逴與連相似而誤逴猶獨也故以逴獨連文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跉卓而行玉篇逴敕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逴逴與卓通漢書河閒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稽特止徐鍇曰特止卓立也卓踔稽並與逴同聲皆獨貌也洪云爾雅釋畜未成雞僆郭璞注江東呼雞少者曰僆僆與連同連獨猶言幼獨也俞云連當讀爲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高注曰連嶁猶離嶁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想夫卷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爛漫失其職業也然則疏逵即流連也亦其證也詒讓案連疑當讀爲矜一聲之轉猶史記龜策傳以苓葉爲蓮葉爾雅釋詁云矜苦也詩小雅鴻鴈云爰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連獨猶言窮苦煢獨耳矜从令聲令經典並从令謬

有所雜於生人之間

雜讀爲集廣雅釋詁云集成也就也言連獨之人得以成就其生業

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放依義同檀弓子貢曰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此文王之事

以上下文校之此字下亦當有言字

則吾今行

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

廣雅釋詁云將行也周禮小宗伯云將事于四望畢云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鈃山之隊玉篇云隊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闕案隊隧字皆說文讀字之省閻若璩云玩其文義乃是武王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

僞古文書武成襲此文云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孔疏云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六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己承籍上祖質享之意

大事既獲

小爾雅廣言云獲得也

仁人尚作

說文人部云作起也

以祗商夏蠻夷醜貉

僞武成云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卒俾僞孔傳云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案祗當讀爲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國語周語云以振救民韋注云振拯也此謂得仁人以拯救中國及四夷之民僞書改爲祗承上帝失其恉矣醜貉者九貉類眾多爾雅釋詁云醜眾也

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蘇云書泰誓篇

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維作在詒讓案僞古文泰誓卽誤采此文僞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民之有過在我敎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又說苑貴德篇云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柰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則治以爲文王語與墨子韓詩說苑並異

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當上字衍詒讓案忠中通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敖本作傲一此天下之害也吕氏春秋侈樂篇云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淩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語意與此同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又與舊本作人與王云人與當依下文作又與廣雅與如也上文若大國之攻小國也云云若如也此文兩言又與亦謂又如也畢反欲改下又與爲人與偵矣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王云今下衍人字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舊挩此字今依下文衆利章補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畢云舊脫此字據上

交增別也然卽之交別者（卽則同交別猶言交相別）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兪云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爲此爲對文可證）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畢云一本作火救水顧校季本同蘇云火救水是也當據改兪云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喩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將必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案兪說近是）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畢云由同）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

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畢云鄉曏字省文說文云曏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曏曩也仁人之事者舊本事誤是今據道藏本正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舊本脫今據道藏本補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畢云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

利而取之蘇云與當作興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舊本是下衍故字今據道藏本刪與下句文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云畢劫有力義同相爲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詒讓案宰疑當作舉倘同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動舉與動作義同而有道肆相教誨爾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歐庸孔肆薛綜注云肆勤也言勤力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俞云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侍非是案俞校是也詳七患及非命下篇下並同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舊本今譌令蘇云令當作今戴云毋語詞案道藏本作今今據正卽若其利也戴云若此也不識天下之士畢云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當有之字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雖我舊本作難哉王

云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爲雖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下文曰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署相似故設誤爲誰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陳澧云此謂友飢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畢云當爲薶說文云薶瘞也玉篇云埋與薶同本書或作貍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舊挩於字畢云一本有案有者是也

今據增 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待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畢云一本有士字是今據增當使若二士者王引之云當與儻同若此也言儻使此二士之言行相合則無言而不行也詒讓案當疑當爲嘗之借字詳上篇戴云依下文當宜作常非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也畢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權疑當作機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常璩華陽國志云巴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慎王五年秦遣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郡往來及否未可識也舊本重及否未三字王云此當作往來及否未可識也家王校是也今據刪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俞云惡下

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口不識將擇
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蘇云句有脫誤也字疑
當作託戴云也字乃宅之誤二形相似宅居也或云
侻字誤侻郎託案俞校近是據此則下文家宇上當
有脫文下云寄託則此
不當云託蘇戴說非
家室奉承親戚
錢大昕云古
人稱父母爲
親戚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
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案錢說
是也亦見節葬
下非命上中篇
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
戴云有字皆
友之聲誤
我以爲當其於此也
我舊本譌哉王云哉亦
當爲我蘇校同今據正
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費也
畢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
此王云古者拂與費通不煩改字
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佹也中庸君
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佹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
扶弗反是其
證顧說同
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閭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

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舊本作予王云予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誰亦當依上文王校作設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其字舊本挩道藏本有與上句同今據補是故別君之言曰舊本挩今據道藏本補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舊本挩若字今據道藏本補此泰非天下之情也畢云泰一本作大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三年問云若駟之過隙鄭注云喻疾也莊子知北遊篇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釋文云郤本亦作隙隙孔也又盜跖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畢本隙改郤云郤舊作隙据文選注引作郤云古隙字卻即郤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郤節郤也節郤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詒讓案隙郤通不必改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

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畢云先舊作萬一本如此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畢云舊脫其字以意增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戴云然即交三字無義當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作然即交兼交別若之二君者今本交下挩二字耳戴校未塙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蘇云據上文常宜作當案常王亦讀爲儻疑當讀爲嘗詳前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畢云當作餧轉死溝壑中者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趙注云轉轉尸於溝壑也國語吳語云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韋注云轉入也逸周書大聚篇云死無傳尸淮南子主術訓作轉尸高注云轉棄也案高說爲允既已眾矣不識將

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舊本作君王校改者云涉上下文兼君而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畢云擇字舊挩據上文增案畢校是也然以上文校之下句首仍當有卽字因兩卽相涉而誤挩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畢云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泰一本作太詒讓案中篇作譬若挈泰山越河濟也泰亦作太非攻中篇備梯篇又竝作大山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蘇云之字衍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下文止有四王此六疑四篆文之誤下同何知先聖六

王之親行之也畢云何下太平御覽引有以字子墨子曰吾非與之
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
於金石琢於槃盂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疑掖用之魯
問篇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高注云金鍾鼎也石豐碑也盤盂之器皆銘其功
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畢云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詒讓案天志中非命下及
貴義魯問四篇皆作遺劉引非泰誓曰尚同下篇天志中篇非命上中下篇並作大誓此作泰與
今僞孔本同疑後人所改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于舊本並作於今據道藏本改畢云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孫星衍云乍
古與作通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
所謂兼者雖與唯通下並同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
然唯舊本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禹誓畢云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詒讓案今大

禹謨出僞古文即采此書爲之惠棟云皋陶謨言苗頑勿即功則舜陟後禹皆復有征苗誓師之事即

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孔安國云濟濟衆盛之貌咸聽朕言畢云

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安國云稱舉也畢云孔書無此八字蘇云二語今

見湯誓惟作台蠢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蠢不遜也孔安國云蠢動也用天之罰畢云

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非云孔書作肆于以

爾衆上奉辭伐罪羣猶衆惠棟云羣猶君也周書大于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蘇云羣字疑

誤或爲辟辟君也案惠說近是此羣對諸羣當讀爲羣封諸君封與邦古音近通用封對形近而誤羣封

諸君言衆邦國諸君也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戴云下以

字衍干福祿詩小雅假樂篇干祿百福鄭箋云干求也樂耳目也以求興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

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之當作取法且不唯禹誓爲然唯舊

本亦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曰說鄭注云說以

辭責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以祠說於上帝鬼神若然則說禮殷時已有之論語堯曰篇集解孔安國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書內史過引湯誓與此下文畧同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亾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據國語文尚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湯誥文

惟予小子履論語堯曰篇無惟字孔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案孔以此爲伐桀時事白虎通義三正篇及周語韋注說同然據此後文則是湯禱旱之辭孔說蓋誤大戴禮記少閒篇云乃有商履代興白虎通義姓名篇云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畢云孔書作肆台小子

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論語作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注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與論語孔注說同書湯誥孔疏云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國語周語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又詩閟宮孔疏云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帝受終文祖字總祭五帝也並從鄭以此爲禹事與墨子尸子說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此文作告于上天后土疑此后下亦挩土字畢云孔書作上天神后

曰

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其辭如此畢云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畢云孔書作未知獲戾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論語集解包咸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何晏云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案論語作帝臣不蔽何氏以為指桀與此義不合非也偽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孔傳云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孔疏云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畢云皆與孔書微異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孔安國云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帝王世紀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罪與此文小異畢云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誥讓案偽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

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𨯳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卽禱桑林之辭也御覽八十三引尸子及帝王世紀說與呂畧同

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

誓命依上文當作禹誓漢書藝文志禹作禼顏注云古禹字此書多古字蓋亦作禼與命相似而譌校者不悟又移著誓下遂與上文不合矣

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

蘇云見書洪範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或有據詒讓案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孔傳云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呂氏春秋貴公篇高注云蕩蕩平易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說苑至公篇引書無並作不與此同古詩書亦多互稱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

即逸周書大武篇所云違宅不薄可以互證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
所履小人之所視蘇云詩大東篇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下無兩之字詒讓案親士篇
云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厎仍作砥與毛詩同小雅大東毛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鄭箋
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傚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孟子萬章
篇引詩砥亦作厎字通趙注云厎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案厎道舊本作
底譌說文广部云厎柔石也重文作砥又广部云底山居也下也二字迥別今經典多互譌若吾
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正與政同均分賞賢罰
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呂氏春秋高義篇高注云阿私也即此文
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
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
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
孝乎蘇云忠當作中讀去聲戴云中當訓為得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

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蘇云：意讀如抑，下文亦然。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愛利上當有以字。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俞云：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之交孝子，猶上云交兼交別。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遇當爲愚，同聲段借字。畢云：今本作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舊本挩此字，據道藏本補。先王之所書，所字疑衍。尚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是其證。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大雅抑毛傳云：讎，用也。鄭箋云：讎荅

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蘇云大雅抑篇無而字投我以桃報之以李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閒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畢云舊作䙅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畢云固一本作握詒讓案固據屬下讀說文手部云據杖持也別本恭讀一搤句非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俞云其當作甚下二句就同甚難爲猶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然後爲而靈王說之後疑當作衆中篇云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是其證下並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踰當作渝下並同爾雅釋言云渝變也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爲之移也非命上篇云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

又下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渝於世猶彼云世不渝也即求以鄉其上也鄉與向字通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蘇云上知字當讀如智焚舟失火舟疑當作內詳上篇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僵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偃猶仆也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王云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為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退上疑捝不字謂士爭進前赴火雖止不鼓而仍不肖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顫當讀為憚非攻下篇云以譚其眾顫譚並與憚同畢云玉篇云顫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為其難為也其亦當作甚然後為之越王說之畢云上之字據前後文當為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苴伹字通猶中篇云惡衣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麤布淮南子

齊俗訓許注義同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二句中篇同且苴之屨畢云且當爲粗王云且苴即麤粗麤倉胡反粗才戶反廣雅釋詁粗麤大也案王說是也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縵密不能麤苴論衡量知篇云夫竹木麤苴之物也說文角部云觕角長貌讀若麤觕與且苴並聲近字通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其亦當作甚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焚舟依上文當作焚身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舊本挩愛交相三字今依王校補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蘇云於就當作就於案於就不誤蘇校非

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畢云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王云皆欲爲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當若猶言當如詳尚同中篇蘇云若字疑知字誤非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

墨子閒詁卷五

瑞安孫詒讓

非攻上第十七淮南子氾論訓高注云非猶譏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畢云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穀梁成五年范注云攘盜也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依下文當有苟虧人愈多五字其不仁茲甚茲滋古今字詳尚同上篇罪益厚至入人欄廄欄即闌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闌門遮也廣雅釋室云欄牢也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依上下文此句疑不當有仁字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拕其衣裘畢云拕讀如終朝三褫之褫

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拕徒可反拕即拕異文王云也也即拕字之誤而衍者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拕曳也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扡其衣被許注云扡奪也扡即拕之俗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畢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畢云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畢云知一本作之舊脫非字據後文增案道藏本季本並不挩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可舊本作何畢云一本作可是令據正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舊本知作之下又衍

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爲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爲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爲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王云情誠通用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畢云奚說猶言何樂失之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依下文則下當有必字人下當有爲字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舊本不知下衍而字今據王蘇校刪從而譽之謂之義畢云舊之謂二字倒一本如此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舊本可上衍此字又謂誤爲畢云一本作謂是案道藏本可上有此字爲正作謂今據補正季本謂亦不誤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也字疑衍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爲今者說見尚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尚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上曰今者王公大人之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論語學而篇云告諸往而知來者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徒舊本誤徙今據道藏本正唯毋毋語詞詳尚賢中篇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句不可以春秋爲者也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賞猶試也下同上字誤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大

半竹箭羽旄幄幕畢云說文云幄木帳也幄當从木詒讓案幄節葬下篇作屋此俗作周禮幕人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甲盾撥劫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撥音伐謂大居也劫未詳疑當作⿰缶刂古書从缶从去之字多互譌備蛾傳篇法譌作法此⿰缶刂譌作劫可以互證說文刀部云刦刀把也即禮記少儀之拊也刀把或以木爲之故有靡敝腐爛之患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畢云往舊作往一本如此腑即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詒讓案戰國策秦策高注云獘壞也此與少儀國家靡敝義微異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與下當依下文補其字其列往碎折靡獘而不反者列往二字誤畢以意改列往蓋以往屬下爲句與上文同然其列二字仍與上下文並不屬竊疑當作往則讀其往則碎折靡獘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今本往譌往則譌列又倒其文遂不可通耳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王云下往字涉上往字而衍詒讓案往字似不必刪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粮食輟絕而不繼畢云粮俗玉篇云粮同糧詒讓案周禮廩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

食鄭注云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孟子梁惠王篇云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趙注云行軍皆遣轉糧食而食之

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王云食飯當爲食飲之誤食飲不時見下篇

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后與後字通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云絕無後爲之祭主者即此義洪云后當作石即祏字省文左氏昭十八年傳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預注祏廟主石函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从示从石石亦聲案洪說未塙

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襍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里

之城七里之郭戰國策齊策云即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作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攻此不用
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
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
國虛數於千畢云虛墟字正文俗从土詒讓案虛下疑脫城字下文云以爭虛城不勝
而入畢云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畢云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
辟之畢云此闕字之假音入辟爲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
不足也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之誤士民與土地對文下文王民同今盡王
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
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
畢云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吳當作越墨子時吳已亡故下文以夫差亡吳
事爲戒不宜此復舍越而舉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楚越
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皆其證也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

其土地之方舊挩地字今據道藏本補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俞云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案下文云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則此文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俞校未塙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畢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疰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案畢說非也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鄭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爲劍瘍附著之藥此下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不合不可信也惠士奇謂祝藥猶行藥亦未知是否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

行之藥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畢云尚同上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畢云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國策齊策云莒恃越而滅與此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杜預春秋釋例云莒國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十一世茲平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蘇云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據此則莒實爲齊滅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詒讓案戰國策西周策云邾莒亡於齊亦其證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左傳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案在貞定王二十二年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不一著何道藏本如此畢本作中山諸國云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

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蘇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夏子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詒讓案中山初滅於魏後滅於趙詳所染篇然此中山諸國四字乃後人所改實當作且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一道藏本作且不一並衍一字且疑祖之借字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氛韋注云翟祖國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國周書王會篇云不屠何靑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管子小匡篇敗胡貊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之先也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屠著聲類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又王會伊尹獻令正北有且略豹胡且略即此且及左傳翟祖豹胡亦即不屠何豹不胡何並一聲之轉不屠何漢爲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柤據國語爲晉獻公所滅所在無考

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貊務之俗詳兼愛中篇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古者亦當從王校作今者說見前情與誠通詳非攻下篇欲安而惡危畢云欲舊作故以意改故

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
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
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
古者吳闔閭哉閭左傳昭二十七年作廬字通詳所染篇古者吳闔閭教
七年畢云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是也俞云教下疑
脫士字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吳闔廬選多力
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此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即多力利趾者也俞云奉甲執兵奔
三百里而舍即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
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
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
洏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釋文云阨本或作
隘杜注云三者漢東之隘道案此冥隘即左傳之冥阨史記蘇秦傳云塞鄳阨亦即此集解引徐廣云鄳

江夏鄳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汭淮注形近汭篆文作[illegible]與林亦相近因而致誤畢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阸高誘曰澠阸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阸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鄳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阸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

戰於柏舉

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注云楚地呂氏春秋首時篇高注云柏舉楚南鄳邑畢云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黽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即此地也

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

蘇云及魯二字誤倒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也案蘇校近是左傳闔閭時無宋魯朝吳事疑因哀七年夫差會魯於鄫徵宋魯百牢事傳會之

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

見春秋哀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

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

蘇云大山即太山篇中太多作大魯問篇齊太王作大王是也

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

畢云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

塘江浙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訖謹案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吳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即書禹貢周禮職方氏揚州之三江也國語越語云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是韋昭別據松江浙江浦陽江為釋即張守節所引是也水經沔水酈注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與酈夷說同要皆非古之三江竊謂禹貢中江北江並於吳境入海南江入海又兼涉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環吳越水經注又引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此即據禹蹟下流言之近代胡渭金榜並援以說越語之三江最為塙當畢致之未審五湖詳前兼夏中篇

而葆之會稽

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杜注云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葆保字通會稽山詳節葬下篇畢云今浙江山陰會稽山

九夷之國莫不賓服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孔疏云九夷依東夷傳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

日天鄙案王制疏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此九夷與吳楚相近蓋即淮夷非海外東夷也書敘云成王伐淮夷遂踐奄韓非子說林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蓋服商蓋即尚奄則九夷亦即淮夷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又樂成篇云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吳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死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說秦伐楚包九夷制鄢郢李注云九夷屬楚夷也若然九夷實在淮泗之間北與齊魯接壤故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固可攷矣

於是

退不能賞孤

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月令立冬賞死事恤孤寡鄭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

施舍羣萌

畢云此氓字之假音詒讓案尚賢中篇云四鄙之萌人舍予聲近字通施舍猶賜予也左昭十三年傳云施舍寬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布恩德

自恃其

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敎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云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韋注云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案國語以築姑蘇爲夫差事與此書正合畢云史記集解云越絶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詒讓案越絶以姑蘇爲闔閭所築疑誤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蘇云罷讀如疲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爲大舟隸書舟字或作月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韋注曰大舟王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案王說是也吳語韋注云郛郭也徙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事與二十年圍吳事不相涉此類舉之耳圍王宮國語吳語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韋注云王宮姑蘇而吳國以亡左傳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昔者晉有六將軍六將軍即六卿爲軍將者也春秋時通稱軍將爲將軍穀梁文六年傳云晉使狐射姑爲將軍是也淮南子道應訓云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

軍其孰先亡乎又人間訓云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衆王云皆當爲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何案王說是也又舊本列下挩其字王據上句補今從之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茲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范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知伯孫祖文子躒事此及魯問篇並通舉不復析別推南子人間訓亦謂張武爲智伯謀伐范中行滅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事在魯悼公十五年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間訓並以此爲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穀梁僖二年傳虞宮之奇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左僖五年傳語作諺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畢云我舊作吾一本如此詩

曰魚水不務（務疑當讀為騖東魏嵩陽寺碑朝野傾務務騖字通淮南子主術訓云魚得水而騖高注云騖疾也或當作旂即游之省又）陸將何及乎（王云陸將何及乎不類詩詞乎字蓋淺人所加蘇云此蓋逸詩）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畢云戮勠字假音）辟門除道（蘇云辟同闢）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畢云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蘇云書酒誥篇云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太公金匱陰謀有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二書所云與此合蓋古語也詒讓案國語吳語云申胥曰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畢云蓋同盍）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舊本脫哉）

字王云天志篇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今據補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舊本作譽王引之據下改與是也今從之蘇云下譽當作與讀平聲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亡與無同皆詞也非命篇曰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蘇說同雖使下愚之
人畢云舊誤之二字倒以意移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
畢云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
免攻伐并兼俞云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陵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
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
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
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

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戴云成下當脫則字案戴說未塙速通成得其所欲疑當作遠邇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畢云知讀智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反當作交二字形近詳七患篇此謂與大國交相說下文云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交效字通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句焉率天下之百姓戴云焉猶乃也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洪云左氏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廣雅釋詁農勉也利人多功故又大戴云故卽功之衍文蓋功一本作攻因設爲故而寫者合之耳是以天賞之鬼富之畢云鬼舊作愚以意改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皆亦當作比詳上篇於此

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說文𨸏部云敗城𨸏曰隓篆文作𡐦墮卽
𡐦之變體左傳僖三十二年杜注云墮毀也畢云墮一本作墜以湮其溝池畢云湮塞之字
當爲垔攘殺其牲牷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鄭注云六牲謂
牛馬羊豕犬雞牷體完具鄭眾云牷純色燔潰其祖廟王引之云燔與潰義不相屬燔潰當
爲燔燎隸書尞字或作尞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尞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續
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繚趙策魏殺呂遼下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尞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爲憒
又誤爲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牷燔燎其祖廟天志篇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牷文異而義同也勁
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剄取其首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三蒼郭璞注云剄刺也下文
云剄殺天民與此義同畢云剄字从刀覆其老弱逸周書周祝篇孔注云覆滅也遷其
重器孟子梁惠王篇文同趙注云寶重之器卒進而柱乎鬬戴云柱乃極字誤草
書極與柱相似乎字衍極亟字之借日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

下又況失列北橈乎哉罪死無赦
舊本失作先赦作殺王云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殺義亦不可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畢本橈作撓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逆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國語吳語韋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成二年傳師徒橈敗杜注云橈曲也
以譚其眾
畢云說文玉篇無譚字古字言心相近卽憛字案畢說是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憛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憛矣賈子新書解縣篇云陛下威憛大信
夫無兼國覆軍
漢書貨殖傳注孟康云無發聲助也案無與唯無辭意同蘇云無疑當作務非
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
廣雅釋詁云緒業也
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
剝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
王云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振裂也曹憲音必麥反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位自剝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爲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攘殺其牲牷而衍
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

爲利鬼乎夫殺之人畢云舊作神據後文改戴云殺下脫天字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戴云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案俞校是也此疑當作夫殺人之爲利人也薄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王云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而誤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畢云同忿詒讓案分疑奮聲近叚借字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俞云率讀爲將率之率利即和字之誤而衍者威不圉圉與疆圉義同逸周書謚法篇云威德剛武曰圉孔注云圉禦也害之不久害疑當作圉形近而誤爭之不疾孫之不強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韋注云係縛也蓋謂係纍民人植心不堅與

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
物畢云偏當爲徧王云古多以偏爲徧不煩改字非儒篇遠施周偏公孟篇今子偏從人而說之皆是
徧之借字益象傳莫益之偏辭也本或作徧弓二名不之偏諱大戴記勸學篇偏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
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爲徧又漢書郊祀志其遊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
以偏封張湯傳偏見貴人史記並作徧若諸子書中以偏爲徧者則不可枚舉漢三公山碑興雲膚寸偏
雨四海亦以偏爲徧然則偏之爲徧非傳寫之譌也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
卒畢云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
國若使中興師君子此下有說字疑當云君子數百庶人也必且數
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
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
婦人不暇紡績織紝畢云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紝作布帛之總名也紝機縷也
係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

馬之罷獘也幔幕帷蓋說文巾部云幔幕也廣雅釋器云幔帳也幕帷詳中篇

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為厚餘皆形之誤厚餘言多餘也孫子作戰篇國之貧於師者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此說與彼略同

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疑衍道路二字說文辵部云遼遠也

粮食不繼傺食飲之時畢云王逸注楚辭云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王云傺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為不時食飲不時與粮食不繼對文俞云傺即際字張遷碑矚正之傺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粮食不際不際即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粮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傺字之義據中篇改為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繼傺耳案王俞說近是

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

而轉死溝壑中者王云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為廝役之誤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證

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

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眾而未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用以耕者周禮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言四國荒土多民不能盡耕之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重舊本譌動道藏本作重與中篇合今據正）今遝夫好攻伐之君（舊本遝作還洪云明鬼下篇遝至昔三代文與此同還當是遝之譌遝逮古字通用戴云還當是儇字之誤王逸注楚詞云儇使也則儇夫猶佞人也案洪說是也今據正下文云則且夫好攻伐之君可證）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畢云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伐）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

大取篇云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類謂比類

彼非所謂攻謂誅也

依下文謂上亦當有所字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謂討有罪與攻戰無罪之國異

昔者三苗大亂

舊本者下有有字王云即者字之誤衍者今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刪

而天命殛之日妖宵出

日妖不可通日疑當爲有之譌下云婦妖宵出有鬼宵吟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三苗將亡日夜出晝日不出則疑妖是衍文

雨血三朝

開元占經三引太公金匱云有苗時天雨血沾衣

龍生於廟犬哭乎市

舊本挩於字又犬作大王云龍生廟當作龍生於廟方合上下句法大平御覽禮儀部十引此止作龍生於廟大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爲犬犬哭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大亂犬哭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隨巢子日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于市皆其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青龍生於廟

夏冰地坼及泉

畢云大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

五穀變化民乃大振

畢云同震

高陽乃命玄宮

畢云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王云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鑣宮與此文同

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挩誤今本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禹親把天之瑞令

畢云把文選注引作抱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詒讓案令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命說文手部云把握也

以征有苗四電誘祗

未詳疑當爲雷電詩振雷壞字爲田又誤爲四詩誘振祗形並相近詩勃振震字通書無逸云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祗作震是其證也

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

人面鳥身之神即明鬼下篇秦穆公所見之句芒也若瑾以侍義不可通若瑾疑奉珪之誤若鍾鼎古文作[illegible]奉篆文作[illegible]二形相似珪瑾亦形之誤儀禮覲禮記方明六玉云東方圭周禮大宗伯禮四方玉云東方以青圭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位在東方是珪於方位屬東句芒亦東方之神故奉珪猶國語晉語說西方之神蓐收執鉞矣或云瑾當作璜於形亦近但於四方之玉不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而國家賓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疑即指此事

搤矢有苗之祥

疑當作將將或通作將與祥形近而誤玉篇手部云將今作將同搤矢未詳

苗師大亂後乃遂幾

道藏本後作后

說文丝部云幾微也言三苗之後世遂衰微也

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

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乃也下文湯焉敢奉率其眾武王焉襲湯之緒義並與此同又云磨字義不可通磨當爲磿磿與歷通周官遂師注曰磨者適歷中山經磨石之山郭注或作磨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磨簡侯程黑漢表作歷春申君傳濮磨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歷樂毅傳故鼎反乎磨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曰別爲陰陽離爲八極然則磨爲山川亦謂離爲山川也離與磨皆分別之義故曰磨爲山川別物上下世人多見磨少見磨故書傳中磨字多譌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磨字今本皆譌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伐磨楚策遠自棄於磨山之中今本亦譌作磨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磨以磨爲碓磨之磨則以磨爲磨自古已然矣

卿制大極

畢云說文云卿章也詁讓案疑當爲鄉制四極鄉與卿形近四篆文作卯與大篆文亦近故互譌鄉即饗之省爾雅釋地云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郭注云皆四方極遠之國

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遝至乎夏王桀

畢云文選注引

作夏桀時遝舊本作還王云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即旅字案禹桀相去甚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為遝遝與逮同逮及也遝與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遝之誤為還猶鐶之誤為譞漢書律厤志丙午遝師今本誤作還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遝哀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遝案王說是也洪說同今據正

天有酷命

畢云酷當是誥字詒讓案酷疑當為嚳字謂嚴命也說文告部云嚳急告之甚也白虎通義號篇云嚳者極也嚳酷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酷古文俈嚳焅三形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

易釋文引孟喜云雜亂也謂寒暑錯亂而至失其恒節

五穀焦死

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

鬼呼國

王云呼下當有於字方合上下句法詒讓案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亦云鬼呼於國

鶴鳴十夕餘

鶴舊本作鸖盧云鸖字未詳若作鸖與鶴同案盧說是也道藏本季本並作鸖今據改鶴字唐姚元景造象記作鸖楚金禪師碑作鸖並俗書譌變遹鑠外紀夏紀云鶴鳴於國十日十夕不止卽本此文通志夏紀鶴作鸖疑誤

天乃命湯於鑣宮

畢云舊脫天字據文選注增鑣蓺文類聚引作驪文選注作鑄王紹蘭云鑪宮卽孟子牧宮天乃命湯於鑪宮往而誅之卽天誅造攻自牧宮

也案孟子萬章篇趙注云牧宮桀宮似與此鑣宮異王說未塙用受夏之大命夏德
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畢云
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戡此戡字之假音說文云戡
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案夏德大亂以下四句文義與
下文重複疑校書者附記異同遂與正文淆混文選
辯命論褚淵碑文注兩引亦無此數語畢所校乃下
文之異文也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王引之云焉猶
乃也言湯既受天命乃致伐夏也王紹蘭云焉之爲言於是也帝乃使陰暴毀有夏
之城陰疑降之譌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畢云隆疑作降
言命祀融降火王云降與隆通不煩改字詳尚賢中
篇詒讓案國語周語內史過說夏亡回祿信於聆隧
韋注云回祿火神聆隧地名左昭十八年傳鄭災禳
火於玄冥回祿孔疏云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
祿即吳回也是融即回祿此與周語所云即一事也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備城
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磿撕考工記匠人城隅
之制九雉鄭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詩邶風靜女篇

侯我城闕于湯奉桀眾以克有蘇云有䟽夏字下屬諸侯於薄禮記

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

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

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呂氏春秋云湯

嘗約于郼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

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

穀孰爲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

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

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

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

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

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爾雅釋詁云薦進也儀禮士冠禮鄭注云章明也

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

誅桀也遝至乎商王紂遝舊本亦作還今依王校正詳上畢云文選注引作商王

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德王云序順也言天不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

日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日順敘也敘與序同法言問

神篇日事得其序之謂訓訓與順同周語日周旋序

順序亦順也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

俞云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

日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案俞說是也尚賢中篇云則天鄉其德鄉亦與享通

祀用失時

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逆亂四時先百鬼嘗益言祭祀不以時舉也

兼夜中

有挩誤

十日雨土于薄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詒讓案李淳風乙巳占亦引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雨土於亳今本紀年帝辛五年雨土于亳

九鼎遷止

婦妖宵出有鬼宵吟

文選蘇子卿古詩李注引蒼頡篇云吟歎也

有女爲男天雨肉

呂氏春秋愼大篇說殷亡之妖云天雨血

棘生乎國道

國道謂道中九經九緯之涂也

王兄自縱也

王云兄與況同況益也言紂益自放縱也小雅常棣篇況也永嘆毛傳日況茲也茲與滋同滋益也晉語衆況厚之韋注日況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肅本作況云況滋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兄塡兮召閔篇職兄斯引傳竝日兄茲也案王說是也顧說同蘇謂郎徵予出斧之事誤

赤鳥銜珪

畢云鳥太平御覽引作雀珪初學記引作書詁讓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尚書中候云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王乃拜稽首受取日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朱書符瑞志同史記周本紀集解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

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云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丹書文同與此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氏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赤烏銜丹書集之周社亦與此書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傳聞緣飾不免詭異耳

降周之岐社

今本紀年帝辛三十二年有赤烏集于周社

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

畢云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

泰顛來賓

蘇云孟子云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卽來賓之事也索泰顛與太公非一人詳尚賢上篇

河出綠圖

北堂書鈔地部引隨巢子云姬氏之興河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云綠圖幡薄從此生矣淮南子俶眞訓云至德之世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易緯乾鑿度云昌以西伯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綠籙通

地出乘黃

周書王會篇云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卽位地出乘黃之馬劉賡稽瑞引孫氏瑞應圖云王者德御四方輿服有度秣馬不過所業則地出乘黃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皁高注云飛黃乘黃

武王踐功

踐功疑踐阼之說

夢見三神

曰

畢云舊脫此字据文選注藝文類聚增

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

書微

子我用沈酗于酒孔疏云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史記宋世家紂沈湎于酒詩小雅釋文云漬淹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水浸曰漬畢云漬藝文類聚引作漬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畢云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戡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攻狂夫疑當作往攻之上文屢見往狂之夫形近而誤攻字又誤移著乃下遂不可通耳戴云狂夫疑獨夫之誤非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畢云賜太平御覽引作錫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興天給之旗語讓家黃鳥之旗疑即周禮巾車之大赤亦即司常之鳥隼爲旗考工記輈人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國語吳語謂之赤旟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朱雀即指鳥旟言之黃與朱色近故赤旗謂之黃鳥之旗大赤爲周正色之旗流俗緣飾遂以爲天錫之祥矣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周書商誓篇云武王曰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罰口帝之來革紂之口口予亦無敢違大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爲賚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是其事也通維四夷維當作于上文說湯云通于四方而天下莫不賓句焉

襲湯之緒詩魯頌閟宮云纘禹之緒毛傳云緒業也王引之云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畢云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閒畢云討字當爲封睢山即江漢沮漳之沮詒讓案史記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是始封楚者爲熊麗之孫繹與此書不同梁玉繩云麗是繹祖睢爲楚望然則繹之前已建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繹始有國耳越王緊虧盧云即無餘也緊舊作緊非以意改案畢本亦依盧校今從之史記周本紀共王名緊扈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記地篇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依盧校緊虧即無餘疑無餘本名無虧左傳僖十七年齊有公子無虧越王名或與彼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緊無周禮職方氏幽州鎮山醫無閭醫亦與緊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遼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閭山是醫無閭短言之曰無慮則無虧長言之亦可云緊無虧短言之又可云緊

斷斷餘亦聲相轉也但無餘遠在夏世而史記越世家則謂句踐始爲越王史記正義引禹地志云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案允常爲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記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能決定也又案國語世本並以越爲芈姓則疑緊歋或卽執疵詳後

出自有遽

史記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吳越春秋云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水經漸江水注云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爲越則與帝杼同名疑誤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嶕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則酈氏亦兼據趙說矣但此云出自有遽古籍無徵國語鄭語云芈姓夔越與史記不同吳語章注云越王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芈姓也又引世本亦云越芈姓也漢書地理志顏注引臣瓚亦據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婁蘇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孔廣森云婁蘇或當爲蘷越越卽越章也戚章字形之誤詒讓案

以世本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爲無徵左僖二十六年傳夔子曰我先生熊摯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謂熊摯亦熊渠子竊疑夔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自有遽或當云出自熊渠猶帝繫云婁鮌出自熊渠也渠遽聲近古通用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越方強盛而晉尚未亡故以荊越齊晉爲四大國不數秦者時秦方衰亂故也此可徵墨子在孔子後而未及戰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爲之爾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畢云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蘇云當補國字文義始足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蘇云萬國有餘當作萬有餘國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

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畢云求一本作來下同子

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

傳畢本改傳云傳子言傳舍之人王云畢說非也傳當爲僮字之誤也僮今童字也說文僮未冠也魯語曰使僮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彼狡僮兮玉篇曰僮今爲童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是其證洪云傳子當是假子之譌方言燕齊之閒養馬者謂之假後漢書杜篤傳李注引方言假養馬人也案道藏本季本作傳王說近是蘇校同傳或當爲孺孺俗作孺與傳形近孺子僮子義同

今若有能信劾先利天下諸侯者

劾讀爲交同聲段借字信交謂相交以信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

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王云之絕二字不詞當是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租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案王說是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畢云共同供

以此劾大國則小國之君說劾亦讀爲交此云交大國則不宜云小國之君說疑小國亦當爲大國之上交云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交大國之說是其證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注云移猶歸也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攻當爲功之借字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爭舊本作評王云涉下文諸字從言而誤令改蘇云評義與征同案王校是也說文犬部云獘頓仆也或作斃从死左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引服虔作斃云斃踣也一曰罷也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王引之云序利當爲厚利隸書厚字或作厚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又作厚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相似而誤詩序厚人倫釋文厚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桀紂即厚於有天下之埶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並譌作序

此言量我興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俞云序亦享字之誤案俞說是也詳前督以正說文目部云督察也爾雅釋詁云督正也郭注云督謂御正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名立於天下也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授字無義疑當爲援禮記儒行鄭注云援猶引也取也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蘇云句有脫字當作其爲利天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畢云巨舊作臣以意改案顧校季氏本正作巨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王引之云今且今夫也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尚上字通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畢云舊脫下不字以意增王云

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指非攻之說而言言欲為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說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者此亦此者之說尚賢篇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此者二字皆不說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